

世界文學短篇名著
英國小說名著

啟明書局

✓ 哈代

高爾斯華綏

威爾士

史蒂文生

王爾德

曼殊斐兒等

英國小說名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月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實	售	二	角
編	纂	施	落
發	行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21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為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為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參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而喻了。直到周樹人周作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途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的。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期起，一直到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考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那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目次

娛妻記·····	(一)·····	哈代原著·····	曾虛白譯
迂士錄·····	(一九)·····	高爾斯專紹屠著·····	傅東華譯
手與心·····	(三三)·····	恩蓋爾夫人原著·····	胡仲持譯
一套美麗的衣服·····	(五〇)·····	威爾士原著·····	胡仲持譯
自殺俱樂部·····	(五四)·····	史蒂文生原著·····	豐子愷譯
一個窮的紳士·····	(八〇)·····	吉辛原著·····	朱湘譯
半天玩兒·····	(九三)·····	赫胥黎原著·····	徐志摩譯
又男又女的特安·····	(一〇八)·····	霍爾原著·····	伍光建譯
新娘之夢·····	(一一八)·····	費爾坡茲原著·····	葉啟芳譯
幸福王子·····	(一三五)·····	王爾德原著·····	由寶龍譯
一個理想的家庭·····	(一四四)·····	曼殊斐兒原著·····	徐志摩譯

娛妻記

哈代原著 曾虛白譯

哈代小傳

哈代 (Thomas Hardy) 逝死到現在，未到十年，他是英吉利近代的代表作家。他在少年時候，對於建築，很有興味，後來才從事文學。他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苔絲姑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短篇集人生小譏諷，也頗有名。他的筆下，隱隱然帶着厭世觀和定命論，讀後往往令人惘然。他又好描寫故鄉的生活，自然田園的風景，地方的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很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篇是從湯姆士哈代 Thomas Hardy 的人生小譏諷 Life's Little Ironies 裏選譯出來的，原名叫 To Please His Wife。這本集子照這樣長短的小說一共有九篇，都是深切動人的作品。我想發奮把全部譯出介紹給讀者。全部的好處，在這一篇裏也可以領略得一個大概。

一

天池鎮上，聖詹姆士禮拜寺的內部，在一個寒冬的下午積聚着的雲影底下慢慢兒黑暗起來了。這天是禮拜日——聖禮剛畢，講台上牧師的臉蛋埋在他的手心裏，參禮的羣衆，發了聲解放的輕歎，剛站起來預備散了。

這一忽兒是這樣地沉寂，所以在海灘外面激盪的水聲也可以聽得。後來祇給照着向例走向西首去開門讓羣衆出去的書記的腳聲把這沉寂打破了。可是他還沒有走到門口，門上的鍵卻從外邊舉了起來，映着光亮現出一個穿着水手衣服的黑影。

書記就往邊上站，那水手輕輕關上了門，走到禮堂的中部，站在聖台的台級上。那牧師剛爲教區裏這許多人禱告之後，很應份地獻着他自己的私禱，不能不擡起頭，站了起來，瞪着闖入者望。

那水手用着羣衆都聽得清的口音對牧師說道：『請你恕我，先生，我因爲沉船倖逃了生命，到這兒來獻感謝的。我想這是正當的事情，倘然你不反對。』

牧師停了一忽兒，遲疑地說道：『我不反對，當然的。可是向例有這種意思該在行禮的以前聲明，讓我們好在感謝文裏用着適當的字句。可是，祇要你願意，我們也可以用海中風浪過後那程式的。』

水手道：『呀，很好，我是不愛挑剔的。』

書記就拿禱文簿上該用那一段感謝文的地方指給水手看，牧師開始讀，水手在站的地方跪下去，跟着他一字一字的朗誦着。那些人們，看着這經過，祇像目鈍口呆不能動似的，這忽兒也機械地跪了下去，可是他們還繼續着看那水手孤零零的身影，在台級的正中間，堅定地跪着，臉向東，帽子擱在身旁，手交叉着，一點兒沒有感覺到他們目光中他的顯現。

感謝完了，他站起來，人們也站起來，大家一塊走出禮拜寺。當那水手浮現出來的時候，殘日的餘暉剛剛照在他臉上，年長的村民開始認清他不是別人，就是沙達利區饒利甫，一個離開了天池鎮多年的青年。他是在鎮上生的，很小就沒了爹娘，所以早年就到海上去，做着紐芬蘭的買賣。

他一壁走一壁跟這個那個鎮上人講話，告訴他們，幾年前離開了本鄉之後，就做了一隻海邊雙桅船的船主和佔有者，天保佑的，這次大風暴船和他都沒有損傷，慢慢地他走近兩個從寺場裏出來走在她前面的女郎；他進寺時，她們就坐在寺的中部，很關切地看着他的動作，後來出寺時還在那裏講他哩。這一個是個嬌小溫柔的姑娘，那一個是個高大有計算的女郎。饒利甫船主看着她們鬆軟的髮絡，她們背與肩，一直到她們的腳跟，很有一忽兒。

他低聲問身旁的人道：『這兩位女郎是誰呀？』

『小的是愛彌蓮海寧高大的若娜斐巴』
『噢！我想起來了，不錯的。』

他走近她們的身邊和藹地偷偷看了一眼。

『愛彌蓮，不認得我了嗎？』那水手說着，拿光亮的櫻色眼睛對着她。

愛彌蓮羞縮地道：『我想還認得哩，饒利浦先生。』

那一個女郎瞪着一雙黑眼珠子直對他看。

他接着道：『若娜姑娘的臉我就不能這樣記得清了，可是我也知道她的小時和她的親屬哩。』

他們一壁走一壁講，饒利浦細述他最近的險遇，直到了斜路的轉角上，這兒就近愛彌蓮海寧的家了，所以她微笑着點了點頭，離開了他們。不多忽兒那水手也跟若娜道了別，可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或約會，他就掉轉身又走到愛彌蓮的家裏去。她家裏還有一位父親，他自稱為會計師，可是還得他的女兒開一片文具舖子來附帶着補充他那好像靠不住的營業的空隙。饒利浦進去的時候，看見他們父女倆正預備着吃晚茶。

他道：『呀，我沒想到這是吃茶的時候了。好吧，我很想喝一杯哩。』

他坐着喝茶並且喝完還坐了好久，又講了些航海的生活。鄰右都要來聽，都給請了進來。不知怎樣，就在這個星期日的晚上愛彌蓮的一顆心交給了這個水手了，再過一兩個禮拜，兩人間就發生了很溫柔的了解。下月中的一個月夜，沙達拉區出了鎖，在一條又長又直的大道上望東走，想到一個聚着幾所時式房子的高岡村落裏去——假使靠近這老商埠有稱得時式的——忽然看見面前走着個人影，看那回頭望着的姿態，他以為是愛彌蓮，可是走近了，卻見是若娜斐巴。他瀟灑地道了好，就傍着她走。

她道：『走遠些吧，別叫愛彌蓮吃醋了！』
他好像不喜歡這個諷示，並不走。

沙達拉區也記不清這次路上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可是若娜總是用了些什麼方法叫他疏遠她那溫柔些而年輕些的情敵了。從這一禮拜起，人家看見饒利甫慢慢地跟着若娜斐巴的時候多，伴着愛彌蓮的時候少了，不多忽兒，村裏就起了種傳言，祇說老饒利甫的兒子，從海上歸來，就要跟着若娜斐巴結婚，卻叫愛彌蓮大大的傷心哩。

剛在這種傳言四佈的時候，若娜穿好衣服望外面去散步，預備要穿過一條小街到愛彌蓮家裏去。她耳朵裏也聽到了這位朋友因為失掉了沙達拉區所感到的深痛，她的良心責備自己不該把他驅走了。

若娜實在並不滿意這個水手。她喜歡的是他的注意，她羨慕的是婚嫁的虛榮；可是她對饒利甫卻並沒有深切的愛情。況且，她是抱大志的，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卻還沒有她那樣的高，可是一位妖冶的女郎常有配偶，高出她多多的男子的機會。所以她心裏常想，倘然愛彌蓮非他不可的話，她決不堅持不肯讓給她的。爲了這個，她已經寫好了封給沙達拉區解約的信，藏在手裏，倘然當面見了愛彌蓮深信她受着痛苦，就想把牠寄去的。

若娜走進斜街，踏進了在馬路平面下的那所文具舖子。每天這時候，愛彌蓮的父親不會在家的，可是好像這忽兒愛彌蓮也出去了，因為沒有人答應她的招呼。這兒既不常有主顧來，店東離開那末五分鐘本來算不了一回事。若娜就在這小舖子裏等着，在那裏愛彌蓮很精巧地佈置下——像婦女們都能的——各種稍稍值錢些的東西，來遮飾那存貨的卑劣。忽然她看見窗外站着個人影，好像專心在那裏察看着幾本六本尼的書籍，幾細紙卷，和掛着的畫片。這是饒利甫船主，偷偷地向裏邊張望，看愛彌蓮是不是獨自在那裏。她起了個不願在愛彌蓮的地方遇見他的衝動，就偷偷地向後面通到起坐室裏的小門溜進去。若娜以前常這樣的，因為她和愛彌蓮的交情准她不拘形跡地在屋子裏自由走動。

饒利甫走進舖子來了。隔着遮在玻璃門上的薄帘子，她看得很清楚，他找不到愛彌蓮，好像很失望的。他剛要走出去，愛彌蓮的身影忽然遮黑了門口，想是做完了事情趕回家來哩。她看見饒利甫往後一退，好像又

要出去的樣子。

他道：『別跑，愛彌達，別跑！你怕什麼呀？』

『我並不怕，饒利甫船主，祇爲——祇爲我驟然見了你，所以——跳了起來！』她的聲音表示她的心比身上什麼地方都跳得厲害。

他道：『我走過這兒，進來望望。』

她趕緊跑到櫃臺後面：『買些紙嗎？』

『不，愛彌達，爲什麼跑到這後面去？爲什麼不肯跟我在一塊兒？你像恨我哩。』

『我不恨你，怎能恨你？』

『那末走出來，我們正正經經的講話。』

愛彌達帶着笑順從了他，就在舖子的中間傍着他站着。

他道：『這纔是個親愛的。』

『你不該說這話，饒利甫船主；這幾個字已經是別人的了。』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愛彌達，這個早晨以前，我壓根兒沒有知道你會有一些兒注意到我身上的，要知道，我決不那樣幹的了。我對於若娜的感情雖好，可是我起初就知道她對我沒有比友誼再深的感情，現在我纔知道那一個是我應該請求做妻子的人。初見面時，我本來最傾向着你的，然而你又那樣退讓，那樣羞縮，所以我以爲你不願我來騷擾你，這纔找上了若娜。』

她嗚咽地說道：『別再說了，饒利甫先生，別說吧！你下月就要娶若娜了，不該——不——不——』

『呀，愛彌達，我的親愛的！』他說着趁她冷不防把她細小的身材摟抱在懷中。

若娜在窗簾後面，臉色變了灰白，想要移開她的目光，可是不能。

『祇有你，我纔能像個男子愛着未婚妻般的愛着，並且若娜親口對我說的——她很願意放我去！她要

往高處聯姻，我知道，對我說「可以」就祇是發善心吧。像她那樣美麗，高大的女郎決不是平凡水手的妻子，你纔是適當哩。」

她吻她又吻她，她柔軟的身體受了他擁抱的激刺在那裏顫抖。

『我怕——你準知道——若娜肯跟你解約的嗎？呀，你能一定嗎？』

『我知道她不肯叫我們吃苦的，她一定肯放我。』

『唷，我望——我望她肯別多留了，饒利甫船主！』

然而，他還徘徊，直等到一個主顧進來要買一本尼的火漆，他纔走了出去。

看見了這一幕，綠色的嫉妬籠罩了若娜的全身。她週圍找着偷跑的路，別讓愛彌達知道她來過的溜跑，那是必需的。她從起坐室爬進了穿堂，從那裏溜到前門，再偷偷地走到街上。

眼看了這種親熱，竟把她以前打好了的主意整個兒改變了。她不能讓沙達拉區走到家裏，她先拿信燒了，就囑咐她的娘，倘然饒利甫船主來，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然而，沙達拉區卻沒有來，祇來了一封信，用簡單的文字表明他的感想，請求准他利用給他的暗示，就是說她感情不過比友誼稍深了些，把婚約解除了吧。

他眼望着海灣和遠處的海島，在家裏呆呆地等那封不會來的回信。這種焦灼慢慢地受不住了，天黑後他就走到大街上去，他再不能不找着了若娜問問自己的命運。

她的娘說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後來給他盤問了，她纔承認這是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的結果，因為這封信真叫她女兒傷心。

他說：『也許你知道牠的內容的了，斐巴太太！』

斐巴承認知道的，還說這真叫她們苦死呢。沙達拉區祇怕自己造了重大的罪孽，就說明道，倘然這封信若娜看了當是痛苦，那末完全是誤會了，因為他想要叫她暢快纔寫的。既然這樣，他就遵守着前言，請她祇當這封信沒有寫就得了。

第二天他得着這位姑娘傳來的口信，叫他到一個會場上去接她回家。他就照着做，當他們從市政廳走到她門口的路上，她勾着他膀子說道：

『我們還是照以前一樣，是嗎，沙達拉區？你那封信是寫錯的嗎？』

他道：『一切照以前一樣，祇要你願意。』

『我願意。』她說時臉上露出堅決的表示，因為她想起愛彌蓮來了。

沙達拉區是個信教而謹飭的人，把說話看得像生命一般的寶貴。結婚不久，饒利甫就用着最溫和的辦法去對愛彌蓮解釋他誤會了若娜的態度，以為她對他是冷淡的。

二

結婚一個月之後，若娜的母親死了，這一對新夫婦就不能不注意到切實的生活問題了。若娜既成了個沒爹娘的人，當然不能再讓丈夫漂洋出去；可是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家裏他能做些什麼呢？他們最後決定在大街上去盤買一爿雜貨鋪，剛巧那家預備要找主顧去接受他們的信用和存貨。沙達拉區經理店務是一些兒不懂的，若娜也懂得有限，可是他們都希望學着。

他們全副精神都灌注在經理這爿雜貨鋪，並且繼續着經營了好幾年，可是沒有多大的成效。兩個兒子卻已經生下來了，娘當着偶像般的捧着疼着，雖然從沒有熱情地愛過她的丈夫；她把所有的殷勤撫護都堆積在這兩個孩子的身上。可惜這爿鋪子總不能發達，她對於孩子們的教育和事業的偉大夢境都在現實的面前變成了薄霧。他們的教育是最平凡的，祇是，近在海邊，他們對於像他們年紀所最易感受的航海的藝術和經營卻漸漸地生了注意。

饒利甫婚後生活中所最關心的，除了他自己的家庭以外，就是愛彌蓮的婚姻。凡是呈露在外邊的走過了，常有一種巧遇能把藏在沒人注意的黑角裏的人給人家發現出來，所以這個溫柔的女郎卻給一個城裏

的富商看見而愛上了。他是一個鰥夫，比她大幾歲，可是還在壯年。起初愛彌蓮說，她總不能永不能嫁人了；可是賴思德先生沉默地堅持着，到底得了她勉強的承認。他們結合的結果也是兩個孩子，並且成長而發育，所以愛彌蓮說，她沒有夢想到會有這樣快活的生活。

這個富商的家，常常矗立在老式城市裏又大又結實的磚房子的一所，正對着大街，差不多就在饒利甫的雜貨舖的對門，所以若娜看着爲了自己純粹嫉妬的緣故而搶佔了她位置的婦人，現在在她比較富裕的地位裏低着頭看到這邊自己所管領的櫥窗，裏面滿堆些塵積的糖麵包，一堆堆的葡萄乾，和茶葉罐子，簡直是難熬的痛苦。賣買一天天地清淡下來，若娜不得不親自服役，可是愛彌蓮、賴思德坐在對街的起坐室裏，可以眼看她聽着她所竭誠歡迎的兩本尼的下等主顧的一聲招呼，就在櫃臺後面跳上跳下的忙個不了，這是令她懊惱，令她羞愧；這種主顧也是她在大街上應該恭敬地招呼的人們，眼看愛彌蓮帶着孩子們和她的保姆跳跳蹦蹦地走過去，祇跟鎖上和鄰近上等的人們招呼談話。這就是她不讓並非她真愛的沙達拉區、饒利甫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去的好處。

沙達拉區是個良善而誠實的人，他對她的心裏和事實上都誠篤的。經過的歲月已經把他愛慕愛彌蓮的情愫的翅膀剪下來移到愛護他孩子們的母親身上去了；他已經棄置了早年時衝動的幻想，在他現在的眼光中愛彌蓮不過是個普通的朋友。愛彌蓮對他的感情也是一樣也許，倘然能找得出她一些嫉妬的痕跡，若娜就可稍得些安慰。現在看着自己計劃的結果，愛彌蓮和沙達利區都淡漠地順從着，她的憤恨更加了肥料。

沙達拉區實在沒有那種淺近機警的天才，在許多同行爭勝之中去發展這個零沽營業。假使有個主顧拿着行商強迫他收買的假蛋問他究竟同真的一樣的嗎，他就要說：『蛋沒有打在布丁裏邊以前，實在嚐不出牠的好壞。』假使有人問他那『真正冒加咖啡』真是冒加的嗎，他就會嘻嘻着嘴道：『在這些小舖子裏，你該明白了。』

一個夏日，當那對面大房子反照着威逼的日光射進這邊舖子裏的時候，除了他們夫婦還有旁人，若娜眼看著愛彌蓮的大門，那裏剛停着輛闊客的馬車。愛彌蓮近來的態度可以證明他們又得了些殷實的主顧。若娜憂愁地咕囔道：『沙達拉區，老實說，你不是個商人。你生成不是開舖子的，並且像你這樣無目的地抓住了一個職業幹，是沒法子可以發財的。』

饒利甫贊同她的話，不光這次，每次都如此的。他高興地說道：『祇是我並不想發什麼財，我很快活，並且我們也還支撐得過去。』

她又在酸果瓶子做成的屏障裏望着那所大房子。

她痛恨地說：『支撐——不錯。可是看看愛彌蓮，賴思德怎樣的享福，我們老是貧苦！她的孩子要進大學的，那不會含糊，再想想你自己的——沒法子祇好進村塾。』

沙達拉區的念頭飛到了愛彌蓮身上去了。

他還是高興地說道：『照顧愛彌蓮的人，沒有能勝過你的了，若娜，當你勸告她離開了我，並且打斷了我們間那些無知的傻事，這纔讓她當賴思德來的時候可以開口說「可以的」哩。』

這差不多把她氣瘋了。

她用嚴重的哀聲懇求道：『別說那過去的事情吧！可是想想，就算不爲你自己，爲了孩子們，爲了我，我們怎樣纔可以多一些錢呢？』

他也變成了嚴重，說道：『好，對你說了真話吧，我是常感覺到我自己不配做賣買，雖然我不肯說出來。我要大些的面積纔好施展，一個比較寬曠些的地域去經營，不是在這兒朋友鄰舍的中間。我也能跟別人一樣的發財，倘然照了我自己的路走。』

『我願意你能那一條是你的路呢！』

『再到海上去呀。』

她實在就是拉住他守在家裏的人，因為她恨那水手妻子半寡婦的生活。然而現在她的慾望抑制住了她的初意，所以她說：

『你想成功真在這條路上嗎？』

『我決定不在別的路上。』

『你要去嗎，沙達拉區？』

『爲快活是不去的，我跟你說。在海裏是沒有這種快活，若娜，像我在後面這間起坐室的。老實話，我並不愛海。我一向不很愛牠的。然而爲了你和孩子們的發財起見，那就又是一說了。像我這樣生成長成是個航海者，這就是唯一的一條路。』

『要賺錢得很長的時候嗎？』

『那就說不定了，也許不很長。』

第二天早上沙達拉區從櫃裏抽出他回來時第一個月穿的水手衣，刷掉了蛀屑，穿上了就走到碼頭上去。這個商埠還跟紐芬蘭做着很順利的賣買，雖然沒有以前那樣好。

隔不多久他盡他所有的資本買了個雙桅船的股份，他自己就受任了這隻船的船主。做了幾個月沿海賣買之後，沙達拉區已經抖掉了在雜貨舖裏積聚着的一身大陸的霉鏽；到了春天，那隻雙桅船就向紐芬蘭啓碇了。

若娜在家裏帶着兩個兒子過日子，他們都長成了很強壯的少年，就在海灣裏和碼頭上找着做各種的工作。

他們慈愛的母親常對自己說道：『不要緊，讓他們做些苦工吧。現在我們的生活逼着他們不能不幹，可是等沙達拉區回家的時候，他們也不過十七和十八歲，就可以找個先生好好注意他們的教育，祇要他們有了錢，將來也許會跟愛彌蓮、賴思德兩位學着代數和拉丁的寶貝一樣的像紳士呢！』

沙達拉區回家的日子近了，到了，可是他不來。人家勸若娜用不着心焦，因為帆船的行期是向來不準的；這種勸慰竟有理由，因為離那算定的日期一個月之後，一個陰雨的深夜，聽說這隻船走得很近了，不一會兒沙達拉區吉吉各各水手的腳聲在堂塗裏響，於是他進來了。孩子們已經出去，可是沒有接着他，若娜一個人坐在那裏。

兩夫婦久別重逢最初的情感過了之後，饒利甫說明遲延的理由是因為一件投機性的合同，現在竟得了很好的結果。

他說：『我決心不叫你失望，我想，現在你該承認我沒有叫你失望吧！說着他拉出個鉅大的帆布袋，滿滿的圓圓的，像被茄克殺掉的那巨人的錢袋，解開縛帶，把裏邊裝的東西倒在她的衣裾裏，因為她坐在靠火的一隻低椅子上。一大堆的奇尼亞（那時候地球上真有奇尼亞）很沉重地倒在她的衣裾裏，直拿她的衣裳垂到了地板上。』

沙達拉區殷勤地說道：『看吧！我早說過，親愛的，我一定做得到；我到底做到了沒有呢？』她的臉上，經過了突然佔有的激刺之後，卻好像沒有保持着牠的喜色，她說道：『的確，這是不少金子。可是——就這些嗎？』

『就這些？怎麼，親愛的若娜，你知道在這堆裏你要數出三百個金圓嗎？這是一筆家私了！』

『不錯——不錯。一筆家私——在海裏的人看來，可是陸地上的眼光——』

然而，爲了目前她暫時擱置這個金錢問題，一忽兒孩子回來了，到了下禮拜日沙達拉區就去貢獻他的感謝給上帝——這一次是用了普通的儀式感謝文上的意大利字了。隔了幾天，提起了處置這筆錢的問題，他就說，看她樣子並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滿意。

她答道：『沙達拉區，你瞧吧，我們是一百一百數；他們是整千整萬數的』（向街那面顛着頭。）『你動身後，又添了一輛馬車和兩匹馬了。』

『噢！又添了嗎？』

『我親愛的沙達拉區，你還沒有明白這個世界是怎樣運動的呢。然而，我們總該盡力的幹去。可是他們是富，我們還是貧窮。』

這一年的大部份就很淒涼地過了。她鬱悶地在家裏和店堂裏走動，孩子們還在海邊上找工作。

一天，他說道：『若娜，我看你的舉動，知道這一些還不夠。』

她道：『真是不夠。我的孩子要靠著給賴思德家的船隻把舵過活；可是從前我卻比她闊。』

饒利甫是個不會辯駁的人，所以他祇咕囁着說，想起來他總得再走一趟哩。他盤算了幾天，一天下午從碼頭上回家來，他突然地說道：

『那個我可以給你做了，親愛的，祇須再走一趟，那一定的，祇要——祇要——』

『做什麼呀？』

『叫你不再一百一百的數，要整千整萬的數。』

『祇要什麼呢？』

『祇要我可以帶孩子們一同去。』

她臉上頓時變成了灰白。

她急促地說道：『別說這種話，沙達利區。』

『爲什麼？』

『我不願聽。海上是有危險的。我要他們做些溫文的事情，不叫他們冒險。我不肯叫他們到海上去拚命。總不能，總不能。』

『很好，親愛的，不幹就是了。』

第二天，一個靜默之後，她又提出這個問句：